

臺灣的民俗工藝

施翠峰

一、引言

每當我到外國去參觀博物館或閱讀他們的藝術雜誌，都會深刻地感覺到他們是多麼地重視（也是珍視）他們的古老民俗工藝，而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又是多麼對於與自己日常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工藝品加予忽視啊！

由於馳名全世界的故宮博物館的龐大數量的展品（十多萬件），大家被那些貴族工藝的豪華之美、纖細的感覺，驚動得目瞪口呆，對於祖先所遺留下來的生活上藝術品，因而更是忘却得一乾二淨。可是少有人仔細地去分析中國藝術之偉大，是否僅憑故宮博物院的那些展品就能够代表？事實上，該館陳列的只是中華文物的一部份——貴族文物（尤其是貴族工藝），它們過去問世的時候，並非與大眾發生過任何直接的關係，大部份都是宮中或貴族家裡的玩物或裝飾品，是觀賞的成份佔多；使用的成份佔少的藝術。

有一次筆者在故宮博物館欣賞琳琅滿目的文化遺產時，看到一隊一隊的外國觀光客，由手執小旗的旅行社導遊人員帶路走過身邊，其中有一個白髮藍眼的美國先生，指示着清代康熙、乾隆的青花磁器，驚訝地問道：「清代的中國人在家庭裡都使用這麼精美的磁器嗎？」

導遊人員一時發呆了，接着答道：「這些都是宮廷用品，民間用品沒有這麼細緻。」

「那麼，民間用的食器或茶器究竟怎樣呢？他們的服飾如何？」導遊人員不加思考地答說：「那是不值得看的粗糙貨啊！」

那位美國先生臉上露出了莫名其妙的表情。

其實民間藝術品雖然比較粗糙（實際上也並不盡然）、樸實，却別有一番雅緻之美，有力的表現，合於實用的原則，它們可以反映大多數人所居的社會情況，不論外觀粗俗或精美，都有其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

全世界除了中國以外，任何國家都有「民俗館」「民藝館」等林立，便是最好的證明。

由於大家對於民俗藝術之價值認識不足，許許多多應留在臺灣，甚至於應珍藏在國家博物館裡的民俗藝術品，由於商人們貪圖小利，大量地當做賤貨廉售給外國人（它們都跑到外國著名收藏家的陳列室或博物館裡去了），我們將來只能親自赴外國去才能再見到這些國寶級珍品，說來令人慨嘆。我們實在愧對於曾經創造了許多極具藝術價值的生活用品或民俗性器具的先人，現代人不但不能把他們的藝術發揚光大，而且到了現在，不是把它們視同垃圾，肆無忌憚地加予遺棄，就是當做不值錢的低級商品，讓它們盡量地流往海外。

筆者有鑑於此，想在拙文中簡介明清兩代在臺灣的大眾所使用過的許多出色的華南系統的民俗工藝，同時也想藉此機會強調：這些自古流傳在臺灣的民俗性工藝品，與最早提倡所謂「民藝」運動的日本人的民藝品相比，不但毫無遜色，甚至於在質與量方面均遙遠超過他們。

二、臺灣民俗工藝之淵源

從明末至清末之間，由大陸移居臺灣的老百姓們，大多來自福建省泉州、漳州一帶及廣東省東部。福建也好，廣東也好，都是南宋以來，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當他們前來臺灣拓荒時，曾經攜帶着不少具有傳統的雅致的民俗工藝，而且在明代、清代，對岸的福州、泉州、廈門、潮州不斷地用帆船運來出自優美傳統的生活用具，後來臺灣本地也逐漸地開始生產，那是以大陸貨的形態觀念為基礎，加上一點臺灣風土意味形成的。

詳言之：稱得上屬於過去留傳下來的臺灣的民俗性工藝品，一百

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來自福建、浙江與廣東等地方，尤其是陶瓷類，由於昔時臺灣沒有好的陶瓷工場，所以這一類器具均仰賴於由大陸的輸入，甚至於連一個粗糙的飯碗或一支湯匙都是如此。銅器、錫器之類也是清代中期以後才逐漸地在臺灣各地有所製作，在這之前，也都是來自大陸的漢口、漳州等地方。竹器類、漆器類則來自福州佔多，其中竹器類雖然在清中期起臺灣本身也受到高山族之平埔族手工藝之影響，逐漸地有所生產，不過較精細者仍是來自大陸，至於漆器類則幾乎百分之百的大陸貨。

不過，本文所要探討的臺灣民俗工藝，自然是只限於昔時在臺灣被臺灣同胞廣泛地使用過的帶有藝術性與民俗性生活器具，其中有不少部份是臺灣本地貨，大部份是大陸貨，但這些大陸貨並不單純地由大陸被輸入臺灣，它們都是配合生活在臺灣的人們之需要、民俗、風土等客觀條件，然後才深刻地進入大家的生活當中，變成不可或缺的存在。換言之：大陸廣東或福建的民俗性工藝的整個範疇並不就等於臺灣的民俗性工藝的全部，適合於臺灣的客觀條件的被歡迎，甚至於「土著」了。筆者所要談論的就是這些範疇內的工藝品。

至於高山族也有不少在文化歷史上值得珍視的工藝品，但由於性格的不同，容在其他機會再作探討，本文恕不涉及。

三、壺 類

遺留到現在還處處可看到的古老的生活工藝品，首推陶製壺類。

最老的自唐代到清代的各期均有。筆者曾在臺南收購到一只唐代建甌系統的天目釉罐子（圖一、高20cm、胴徑21cm），它係在民國五十八年由臺南南門外昔時平埔族Siraya族的古墳出土的，可資判斷唐代該族曾與大陸商人交易來往。民國五十五年筆者曾在嘉義收購一只出自縣內山地的瓶形壺（圖二、高24cm、胴徑22cm）其上半身施有黃釉，下半身露粗胎，係宋代閩南一帶（否則就是浙江省沿岸一帶）民窯之產品。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探查屏東縣下來義鄉深山裡的排灣族廢社遺址時，曾在前大頭目故宅附近的斷牆殘垣中，尋獲

一隻四耳褐釉壺（圖三、高23.5cm、胴徑8cm），器身上有着北宋磁州窯獨持的強有力的劃花紋，此壺與在臺灣能發現的其他唐宋及至元明間的類似大小壺類比較的話，最大的特點就在其器身上之劃花紋及所上之釉無痕，是在臺灣罕見的典型宋代磁州窯系統之產品。

在南部高山族部落裡（尤其排灣族部落），常常可遇見下述幾種罈子。不過為了說明容易起見，從釉色或胎土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天目釉淡黃色胎土，這種罈子顯然是做為酒罈子由大陸閩南沿海民窯出品的，其造型相當特殊，底小肩寬，有的還在近頸部處附有四耳（圖四、高40cm、35cm），但無耳的佔多。依據筆者之鑑定，它們有的是宋代貨，也有元代或明代貨，若依照其大小來分類，則有五種以上。最大的高約四十五公分，普通約三十五公分。最小者高約二十五公分而已，但罕見。這種罈子的釉藥、胎土、製法等都較另一種（第二類，後述）出色，極具藝術意味，顯然是盛高級酒的容器，昔時可能以此來與臺灣高山族交換鹿皮等貨，運回大陸販賣。同樣有四耳，但體形較小的天目釉罐子種類很多，圖五便是一例。

第二類係純粹陶器，往往有四耳（少數無耳者），其體積較第一類大，因此較笨重，器胎頗厚，原則上未上任何釉藥，但有許多在上半身顯出自然釉，其造型雖與第一類接近，但肩頭較高些，其大小也可分為好多種，最普通者高四十五公分左右，但也有較大或較小者。它們一樣地是裝酒用的，大多為元代貨。未曾發現較早或較遲者，它們之所以會出現在高山族部落裡，原因與第一類相同。附圖六係第二類之變形者，此形比較罕見（高32cm，肩徑26cm）。

在造型或製法等分類上，不與第二類完全相同，但顯然與第二類是出自相同窯的小罈子（附圖七，大小不一，甚難決定其典型尺寸）也是南部各族山胞部落偶而可見的，但最多在昔時曾經住過平埔各族的西部沿岸鄉鎮，過去常常從地下出土（有的出土後已被臺灣人拿來放在院子角落裡，無人顧問）。這些可能也是盛酒容器，均在宋元之間的產品。這一類小罈子昔時似乎也由大陸沿海的貿易船載往南洋各地，只是在南洋的數量甚少罷了。筆者赴南洋三次，均有所發見。

同樣是屬於壺類，但不是陶器而是瓷器的裝食物罐子——俗稱安平壺，也是來自大陸的好貨。其實把它稱為安平壺係日據時代日人，起因於最初發見於安平古堡附近的曠地上，於是，日人猜想此壺必定是明末鄭成功率軍克臺時裝火藥，載在船上運來的，當它們被用過就將空壺遺棄於安平一帶的曠地上，於是就把它們叫做安平壺。後來（一直到現在）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它為安平壺（附圖八）。

可是，筆者的看法大不以為然。這種罐子大小十種以上，從釉色、胎土及製法看來，有宋代貨、元代貨、明代貨三種，並非全是明代貨。據我各方面調查，其出土地點亦並非只在安平一地，臺南市內興建大廈常常會掘出這種壺來，其次臺南附近的鄉村：佳里、大灣、仁德、後甲等都會出土過。這些地域，正是昔時 Siraya 族居住之地，而且這種壺從古代就一直成為他們禮拜之神器。更可推翻日人所謂火藥罐子的說法，是此壺也曾經在基隆的和平島（昔稱社寮島）出土過多次，而該島也是昔時平埔族所居留地帶。

那麼，日人稱它為安平壺之前，昔時的臺南人怎樣稱呼它呢？這也是一種重要的參考資料。後來筆者獲悉臺南老一輩的人們，至今仍稱它為「宋碇」，可見他們並不把它們視為火藥罐子。筆者多次赴南洋各國，此種罐子幾乎遍及各地方，連最遠的巴里島上也有，可見其分佈地域之廣大。

由於這些事實，筆者相信可以充分有把握地推翻這種罐子為火藥罐的說法。筆者仍然認為這種罐子昔時可能裝着乾菜或腐乳等（或其他）食物，由大陸運來與平埔族交易用的（關於安平壺之探討，筆者曾撰寫一日文刊登於日本東京民藝協會印行之「民藝手帖」第一四九號）。

要之：遺留在臺灣各地之古壺都是來自大陸的產品，但它們未曾與居住在臺灣的漢人們發生關係，却與更早來到的平埔族或高山族有着非常緊密的關係，甚至於成為他們崇拜的偶像（屬於原始宗教的範疇）。這一類罐子或罈子仍留下許多，是值得方家加予研究的對象。在衆多的古代壺類中，只有二、三種罈子與高山族未曾發生過關

係。其中最多的是臺南、鹿港、淡水等較古老的鄉鎮的舊宅裡常常用來當做欄杆或嵌入壁面上當做裝飾品的一種帶灰味黃綠色釉的厚酒壺。這種壺在臺灣的數量，可能非常多，所以住在都市人們，都把它們視為廢物，有時候還要僱請工人把這種老壺清掃掉，只有鄉下人還把它們利用做醃菜（蘿蔔干最多）的罈子，一個個地排在屋頂上或陽台上曬太陽。

這種古壺曾經使我甚感興趣，加予調查的結果，發現此種壺大多在清初至清末之間，從浙江省輸入而來的紹興酒或紅露酒的酒壺。大小有好幾種，最高者達六十公分，胴徑五十公分。最小的高約三十公分左右。釉藥幾乎沒有差別，各種均用相同釉藥。此壺是道地的陶器，燒成之度數可能很高，器身既硬又厚，做為民俗工藝品頗有價值。與這一類相同窯廠出品的，但其體積較小的一種口大頸短的陶壺，也是全島到處可看到的。昔時裝腐乳前來售予臺灣的人們，其高約三十多公分，胴徑約十公分左右。如今它們由於其壺口大，亦廣泛地被鄉村人利用做醃菜用的器具。

四、餐 具 類

說來，也許少有人會相信：明清兩代在臺灣的人們所使用的陶瓷製器具，幾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來自大陸華南一帶，主要原因係由於當時在臺灣島上沒有從事這一類生產產品的窯廠，當時各種客觀條件（例如，工匠、好的陶土等）之不足，不得不仰賴於對岸之供給。

遺留到現在的瓷製餐具，最多的便是瓷碗。大致上可以分為青花碗、五彩碗、紅綠彩碗、白碗與紅彩碗等五種。

屬青花碗的形態大小頗多，最大者口徑將近一臺尺高半尺（附圖九，清初貨，筆者推測為頭北窯之產品），最小者為普通盛飯用之碗，而其年代涉及頗廣，從明代至民國初年各期均有。細磁碗有的來自景德鎮窯者，粗碗有的不知其窯廠，而其青釉有直接繪畫者，也有印花紋者，可說種類繁多，不過來自福建省沿岸或潮州佔多。

五彩碗以同治年景德鎮產品最多（圖十左），有的盛菜用，有的當做水仙花盤使用。偶而可看到碗底有「大清同治年製」或「同治年製」之印款，然而並非真正官窯，由此亦可判斷清代的陶瓷界從同治年間顯著地開始呈現頹勢。

附圖十之右碗亦為同治年之產品，此碗純粹紅彩（樹榴紋），胎釉均細致，顯然為景德鎮窯之貨，有的為真正官窯貨，有的却是附近民窯之仿製品。

紅綠彩碗最好的是明代貨（附圖十一之右），碗的外側有雙喜字紋，筆者推測此貨可能在汕頭附近民窯之產品，嗜好茶道之日本人，往往特別喜愛此碗。過去很多，多年來因為大致被日人收購殆盡，所以古董市場上已經少見，賣價亦高。

另一種紅綠彩碗，為清初貨，以雍正年貨為多（附圖十一之左），花紋也是樹榴紋，開片狀態非常良好，可說是一種出色的民藝品。

同樣屬於餐具類，還有各種不同形狀大小的盤或碟。大致上出品上述的各種碗的廠商同時也製作盤與碟（花紋或釉色與製法等同碗相同）。不過眾多的盤碟類之中，最有民藝價值的首推汕頭附近民窯所製作的青花魚紋盤。其口徑大者約一臺尺，小者約四寸，被當做盛小菜小碟。雖然是出自匠人所繪畫的魚紋，然而筆觸自由奔放，連馬蒂斯或畢卡索的現代繪畫，也不一定能夠勝多少。可是，由於此種盤碟在臺灣各地方的古老家庭或鄉村裡處處可見，所以大家都忽視了它們的藝術價值。

五、陶瓷雜器

瓷製各種小品雜器之中，頗具有藝術價值而應予以保存下來的珍品，不乏其數。

在臺灣各鄉鎮的中藥店，現在尚有各種有蓋藥罐子，大多清代貨，有白瓷，有青花（附圖十二之右），有五彩，其中青花最出色。

同樣地是盛藥材的小品瓷器，還有一種口小身大的壺形青花小罐

子（附圖十二之左），此種藥罐子花紋有山水，有花卉，不過花卉罕見。其中有清代貨與明代貨，不管那一種，都顯得古色古香，逗人喜愛。

在書香門第的家庭裡，偶而還可以看到方形青花印盒（附圖十三 7Cm×4Cm×6Cm），有明代貨及清初貨，其器面上之青花紋有人物、山水與花卉等多種。現在任何機關、廠商、個人都捨棄這種雅致的印盒，而偏偏要使用鐵製圓形盒，其實磁製印盒之使用，仍有加予復興之必要。

經常與臺灣民間使用的磁器有所接觸，便會發覺昔時廣東省內民窯產品曾經大量地輸入臺灣。該民窯之正確地址何處，已經無法考證，但一般人俗稱為交趾窯若觀察該窯之貨，便會發覺得它們上釉方法與釉色，與眾不同，是白地上褐綠混合之點斑或流斑文，略帶唐三彩的淋漓的妙味。此窯之產品，種類殊多，其中出色者可舉出：枕頭、水仙花碗、花盆、花瓶等。

枕頭有四種，其外形一種為兒童伏地狀，大致仿照宋代定窯之磁枕，藝術味道很濃厚。另外一種為圓形，略似小圓凳，還有一種從側邊觀之，略成几字形。小仙花盤採用唐代式葉形盤面，配以三腳（圖十四、口徑19Cm，高9Cm），也是濃厚地保留着唐三彩的有腳盤之格式。為何清代的南方窯會保留着昔時北方窯之格式與上釉法（而且早已失傳），實在耐人尋味。花盆以蟹為外形，器底有一小孔以便排水多餘水份，外形設計非常巧妙。此窯之花瓶高低不同種類有多種，大致上都是胴體較大，帶有一種粗獷之美。要之：此窯之產品在民藝的範疇中頗具有份量，現在對此加予注意者不多，然而將來必定成為稀罕的珍品。

附圖十五為清代敬神用酒壺，白地青花人物紋瓷器（高14Cm），從釉色或造形看來頗帶有明代青花的韻味。

清代油燈遺留在臺灣鄉村有多種。一種為上褐釉之陶器，高約6.5Cm，徑10Cm~11.5Cm，燈口有一個的，也有三個的，均可由上吊垂下來，也可以放置桌上，都是薄胎貨。另外一種為厚胎厚

釉之油燈，從其胎土與釉色看來，顯然是廣東窯系統之作，釉色大多為草綠色，只有一個燈口，把手穿一小孔，可掛在牆上。（附圖十八明代油燈，高6Cm。）第三種為高脚油燈，（從高五寸至一尺左右，種類頗多）由兩節形成，有草綠色釉與暗青色釉多種，也是廣東窯系統。

六、茶 具

泡茶品茗之風，從清代以來，在臺灣一直頗盛，所以清代遺留至今之茶具頗為可觀。當然茶具最好的產地是江蘇省宜興窯，所以在臺灣能够看到之好茶具也都是宜興貨。凡砂胎小茶壺，臺灣人都稱之為「孟臣茶壺」，其實款有：供春、時鵬、李仲芳、陳明遠、惠孟臣、惠逸公、嶽圃、萼圃等多種。當然我們並不敢輕易地相信器底署名為真貨，然而作品之精巧細緻，堪稱上乘者，比比皆是，其外形千變萬化，少有同型同樣大小者。（附圖十六，器底署名仲芳，是一珍品）。砂器茶壺除了宜興貨以外，還有汕頭貨，造形上兩者一目瞭然，容易識別，當然汕頭貨比不上宜興貨。

這種小急須，清代在臺灣也曾經試作過。請閱附圖十七，便是清代在南投一帶窯廠所製造的砂器茶壺（關於清代南投窯之正確地點或其沿革等，都有待將來之調查）。當時南投窯之小茶壺燒製兩種：一種為砂器之天然色：朱紅色（附圖十七之左，高4.5Cm），另一種為上暗赭色釉者（附圖十七之右，高7.5Cm），但前者至為小巧玲瓏，體積非常小，容量不多，顯然，是自己一個人品茗時所用，不管那一種，器底往往由工人用竹篾寫上「上品」或「貢品」兩個非常幼稚的字，頗有與當時宜興砂器分庭抗禮之意味。實際上這臺灣土產砂器，製造技巧也相當精細，尤其高僅四、五公分之小品，即使在宜興窯或汕頭窯之多量的出品中也是非常罕見之珍品，可惜產品甚少。

清代風雅人士品茗時，除了「孟臣罐」以外，還要火爐架台，其構造與用途非常巧妙，架上左側放火爐，右側係開水燒成後可將還在燃燒之木炭放入而加蓋，以期快速熄滅，中段置器具，下段較大空間，可放置木炭燃料。這是昔時品茗時不可或缺之道具，如今非常罕見

（附圖十九為徐瀛洲氏所珍藏）另外，福州紅漆火爐陶架亦罕見。

上面所介紹的係屬於個人之品茗用具，但大眾所使用者則體積龐大，最多而且極具民藝意味的有俗稱「龍罐」的褐釉陶製大茶壺，從最大（高31cm，徑31cm）至最小（高18cm，胴徑18cm），有各種尺寸，雖名為龍罐，然而實際上除大多為龍紋以外，也有極小數是其他吉祥紋。

七、籐竹器類

竹製器具是最能够代表臺灣民藝特色的工藝品，然而由於材質上的缺點，明清兩代之好的籐竹器（尤其竹製細工藝）幾乎絕少有遺留至今。

值得後人所珍藏有「書生籠」，清代臺灣之讀書人參加科舉，從鄉村到城市，或到京都去應考時，裝上書本及文房四寶等之竹製方形籠，工細而實用，有小型或大型者，兩隻一對，大型經由書僮挑着。

竹製傢具有椅子、眠牀、蒸籠、茶櫥、餐具櫥（俗稱菜櫥）等，非常輕便，為大眾所喜愛使用，然而由於怕蟲蛀，這種材質上的缺點，使它們抵抗不住現代工業品之氾濫，在都市方面幾乎消聲匿跡，無人使用，只有少數竹製長條型躺椅還有些被鄉鎮的大眾所喜歡，作為夏天納涼或午睡之用，倒是很適合。

清代貨之小型器具，值得注目的有盛檳榔子或鮮花的小籃子，都是竹器的珍品（圖二十、高20cm，徑17cm），有的還上紅漆或黑漆，均來自福州之貨，其技術與竹材至為精細。這些都是過去喜慶節日所不可或缺的用具。

清代作為盛東西的竹器種類頗多，圖二十一與圖二十二便是其中造型特別優美者，即使現代生活中，用這些來盛水果或當做插花的花器，也是非常優雅。還有竹製餐具有頗具有民藝價值，附圖二十三飯匙與杓子便是最好的例子，它們具備着民藝的樸素美。

比較大型的舊式竹器實應加予利用在現代生活中，然而製作者也好，使用者也好，都肆無忌憚地予以摒棄了，不過，小型的竹材細工藝

却逐漸開始抬頭，似乎大大地改變了其使用方向。它們要說是具有實用性，倒不如說充分地具備着裝飾性或設計性來得妥當些。例如：竹製手提袋，水果盤、面巾盒、電燈罩、茶托等，都製作得非常優美，不過，舊的籐竹器仍然有許多其造型可以加予利用而配合現代生活者。

八、木家具類

最能代表臺灣的民藝性木家具，行家們都會異口同聲地推薦一般家庭的正廳必有之神桌。它們充分具備着民藝的健全性、單純性與鄉土味。

其次便是一些中流階級以上舊式家庭過去所用的太師椅，雖然這些椅子並不配合現代設計的所謂「機能主義」，不過仍然極具民藝性。可惜大家都追求新式沙發椅，這些太師椅便當做廢料被古董販子收購，轉售予外國人手裡去了。

臺灣本島並不生產紫檀，所以紫檀傢具少見，只是一些豪宅還將昔時來自廣東的紫檀傢具（圖二十四）保留着，最多為椅子與牀。臺灣有一種茄苳，其材質頗接近紫檀，過去中流以上家庭使用茄苳傢具者大有人在，然而現在外來柚木（來自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大量輸入，所以茄苳不為大家所重視，實屬可惜之至。

在此附帶介紹過去木器中最具民藝價值的木製供盤（圖二十五），這種供盤是拜神明用的牲醴盤，現在除了鄉村以外，絕少看到，其實是一種最具強有力的民藝特性，應加予保留，不一定作為供盤，當現代生活中的水果盤或花盤，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器具。

九、銅器、錫器類

臺灣民間家庭所有之銅器或錫器，大致上都是祭器佔多，時代雖變遷，生活方式雖推移，然而臺灣人對於宗教信仰的觀念却未掀起太大的變化。尤其由於民間信仰拜拜太多，祭器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它們都頗富於民藝的意味。

最普遍可看到的便是：不管貧或富，任何家庭（基督教或天主教

家庭除外）都有的錫器或銅器香爐。這些香爐的造型來自商器的鼎彝等銅器，如今變成單純化，其曲線之優美，造型之簡單，安定感與重量感等，做為民藝品的優點頗多。這些香爐大多清代貨，極少數是明代末期貨。雖然叫做香爐，可是由於工匠的設計眼光與能力不同，所以任何香爐的形態都是千變萬化，幾乎無法找到完全相同而且尺寸也一樣的（仿古的現代翻砂貨除外），例如香爐腳之有無、耳之位置、耳之裝飾、胴部之突出程度等，都是其變化的對象，也因此形成那麼多不同的設計。

除了香爐以外，任何與神有關的祭祀常用的錫製酒器（圖二十六盛酒祝瓶）及錫製祝杯（圖二十七）也都是值得欣愛的民藝傑作。雖然多少犯上過分纖細與過多裝飾之毛病，不過，其造形之變化，也是耐人尋味的。

圖二十八為普度期間供遊魂照路用的懸掛於門前的銅製路燈。其造型完全符合現代所謂機能主義設計原理，只要拔掉左右兩支支柱，整個燈會分解下來。到了零件少一件也不可，多一件也不行的精巧程度，實在令佩服。

圖二十九為錫製紙捻插，其造型頗帶有古典味，雖然現代人已經不抽水烟，所以此物已無用途，然而若加以改變設計，做為信插定非常好用的。

圖三十為錫製粉盒，由三層而成，雕紋上還塗金粉。做為民藝品相當優美，其實若好好加予設計，亦可改為現代生活器具使用。

十、結 言

臺灣的民俗性工藝品繼承着（也可以說是保存着）大陸民俗性工藝品之優秀傳統，還相當數量遺留在民間，有的繼續被使用，有的在遭受淘汰的厄運當中。然而這些民藝品均具備着如下特點：從造型上說來，線條簡單，措造單純，富於強有力之美，從感覺上說來，富於古樸清逸之美，很值得後人加以保存、加予研究，然後利用於現代生活之中。

壺 類



圖二 宋代黃釉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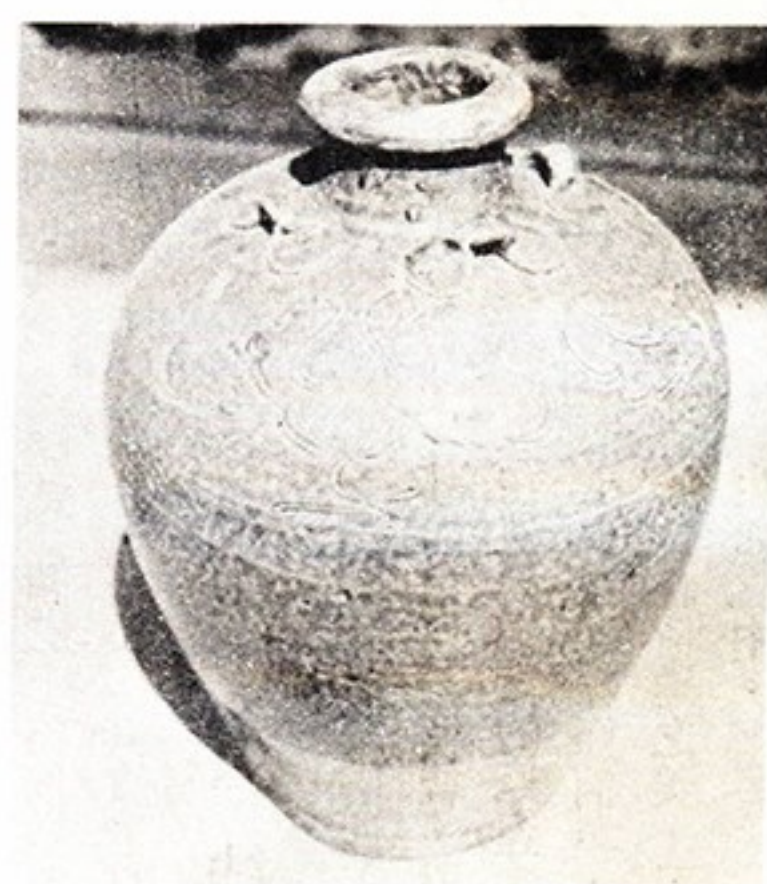
圖一 唐代天目釉罐子



圖五 天目釉四耳吊壺



圖四 明代天目釉四耳酒壺



圖三 宋代褐釉劃花四耳壺



圖八 宋 罇



圖七 宋代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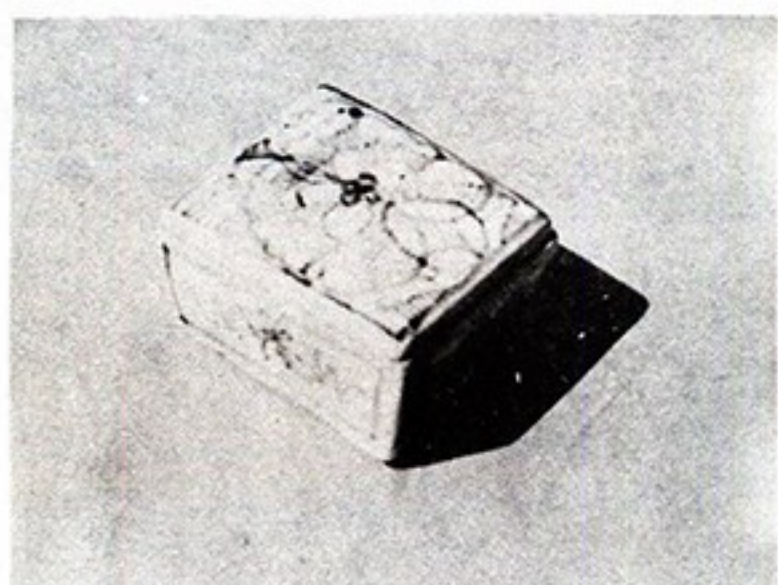
圖六 元代四耳酒壺

陶瓷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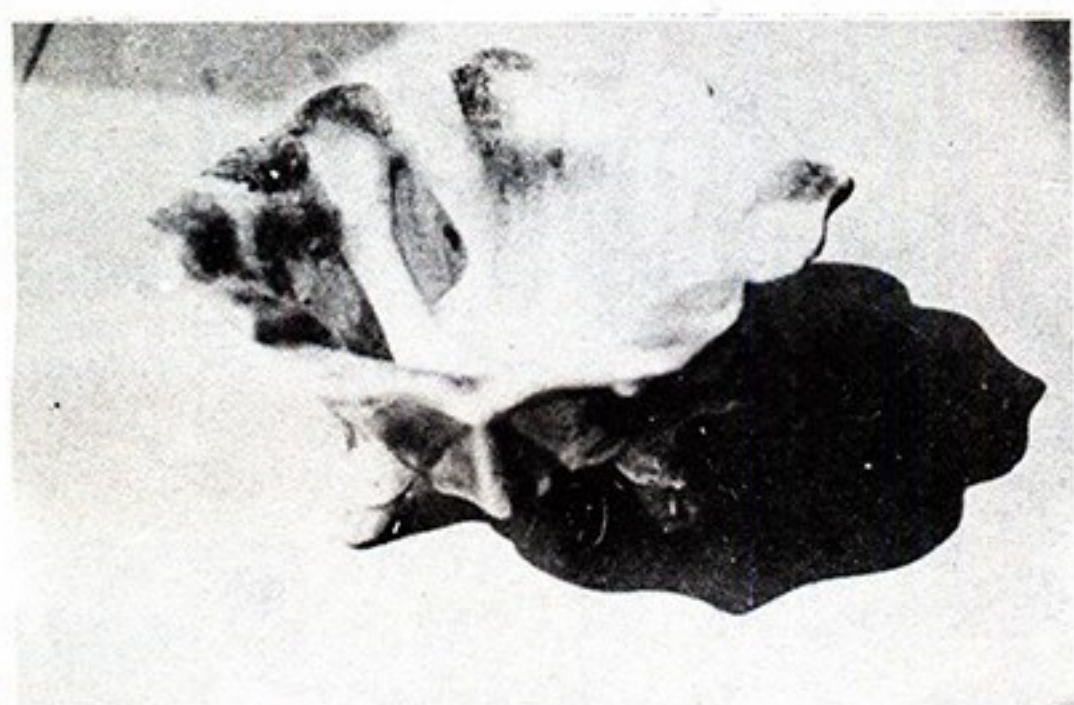
餐具類



圖十二 藥罐子



圖十三 清代青花印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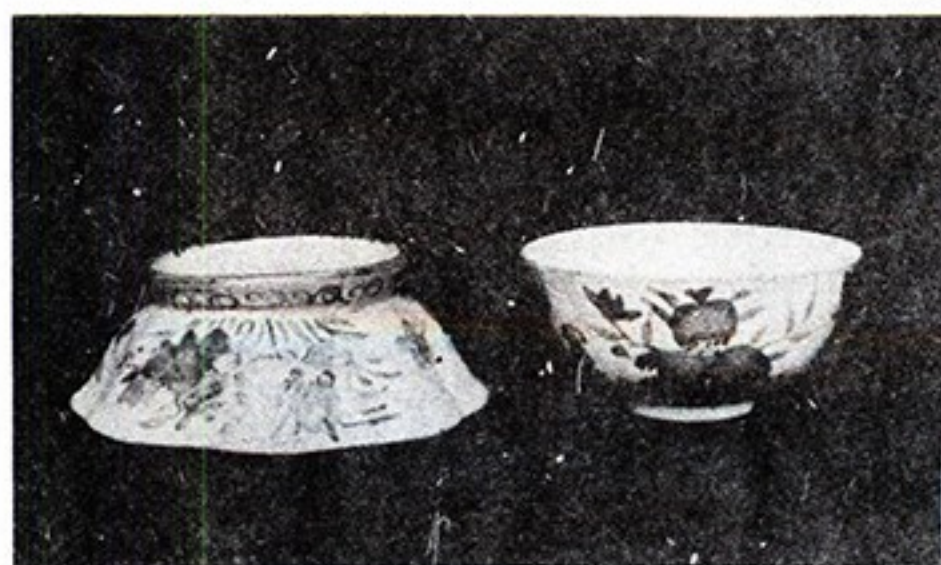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清代有腳葉形盤



圖十五 清代敬神酒器



圖九 清初青花大碗



圖十 同治年間紅彩碗（右）五彩碗（左）



圖十一 （右）明代紅綠彩碗
（左）清代紅綠彩碗



圖十七 臺灣產之小茶壺



圖十六 宜興窯茶壺



圖十八 廣東窯系統之油燈

茶 具



圖二十 檳榔籃子



圖十九 茶具（火爐架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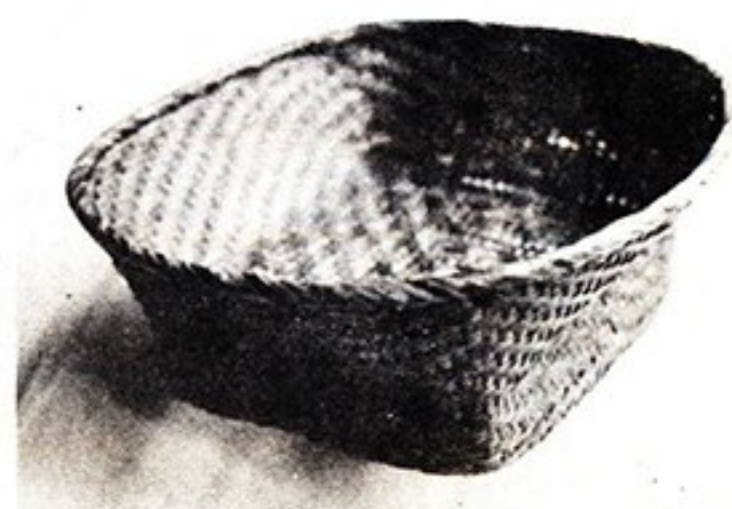
籐 竹 器 類



圖二十三 竹製飯匙與杓子



圖二十二 用途頗廣的清代竹器



圖二十一 用途頗廣的清代竹器

木材傢俱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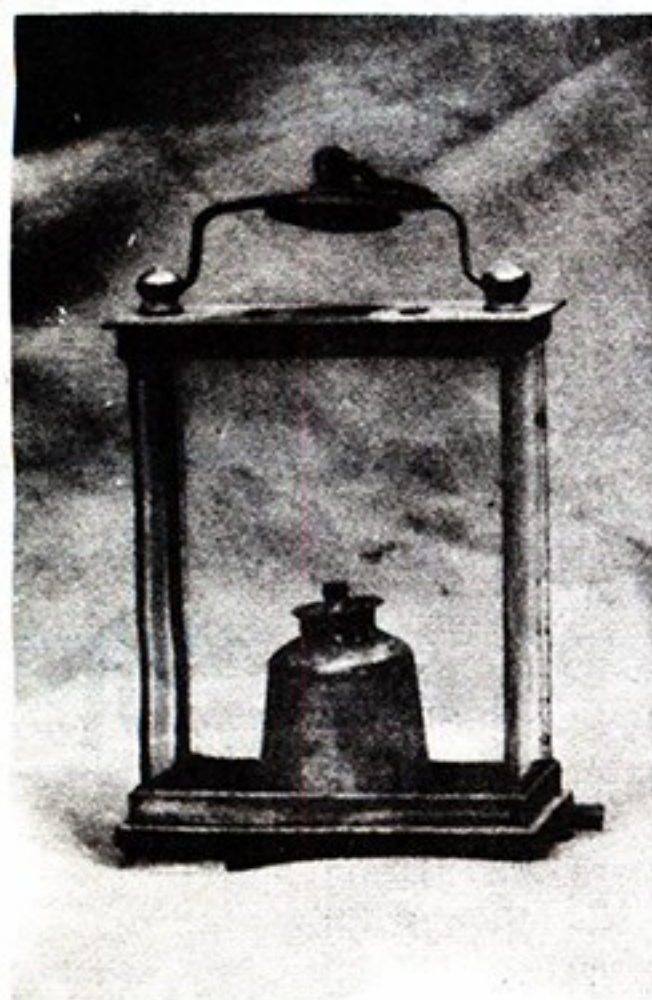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五 木製供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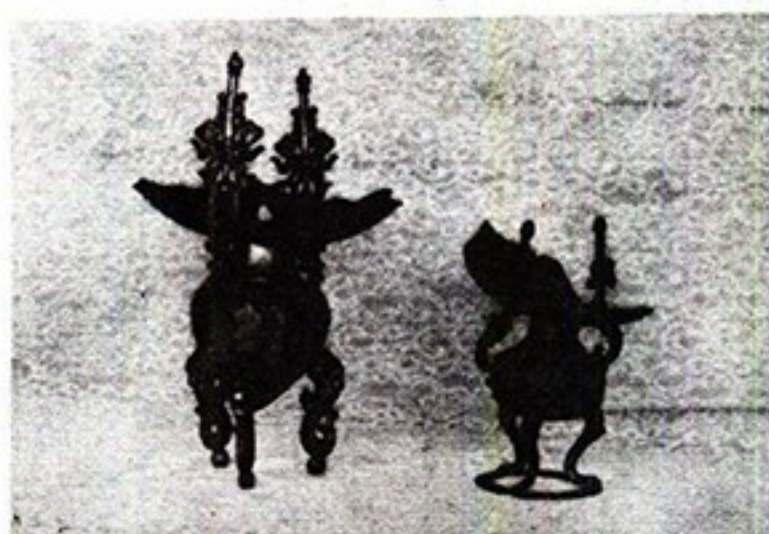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紫檀傢俱

銅器、錫器類



圖二十八 普度期間使用的銅製路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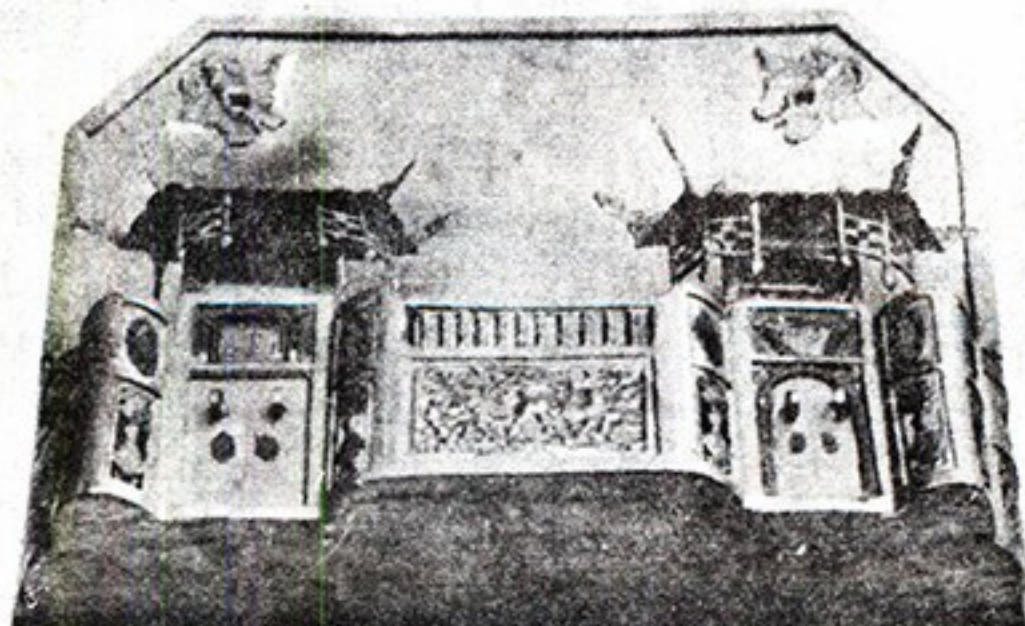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錫製祝杯



圖二十六 錫製祝瓶



圖三十 錫製粉盒



圖二十九 錫製紙捻插